

姚輝 著

走過無邊的雨



中國文联出版社

走过无边的雨

姚 辉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过无边的雨/ 姚辉 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2.8

(时代精品文丛)

ISBN 7-5059-4068-6

I. 走… II. 姚…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2) 第013173号

书 名	走过无边的雨
作 者	姚 辉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尹龙元
印 刷	北京市文星福利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50千字
印 张	7印张
印 数	0001—3000册
版 次	2002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068-6/ I·3164
定 价	1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承印厂联系

目 录

狗影中的时光	1
走过无边的雨	15
广场啊广场	33
乡村纪事	56
黑土	78
虚幻之旅	97
马	118
嗥叫	131
马或者我的故事	144
乡村口号	154
总算死透以后	181
流来流去的黑色	186
文革轶事	198
乡事之影	202

狗影中的时光

那时，我家也养狗。养一种土狗。颜色不好说，啥都有，要说差，大约就差一点绿色吧——附带说一句，我活了几十大岁还没见过一只绿色的狗，瞧这日子，过得多浮肿啊。两岁时，家里的狗比我稍大点，所以敢抢我碗里的饭菜。这不反了吗？但看着那两镰狗牙，我也只好谦虚谨慎地哭哭。再小一点，狗就只好舔舔布片儿之类了。我相信那时我曾对狗笑过，且笑得也潮了些，要不，瘦腿怎会被狗安上一弯青紫的齿痕呢？

六岁刚过，我便读书了。到得学校，回眸一看，家里的狗却摇头摆尾而至，也一副要读书的样子。我很感动，于是携狗入室，把它按在裆下。上课了，老师进来，齐刷刷的几十根人竿子便参差立起，看满脸瘦笑的老师。教室很静。风把老师的书本弄得响了，是一种炸耳的响，狗遂蹿将起来，说了几句。老师有些木，也吃了一吓，说：谁的狗？我说：我的。“撵它出去！”于是就撵，你撵我撵的，总算出去了。老师擤擤鼻子，说，上课。不料那狗却又踱到门外，坐下，舌条儿红红的看我们，一看一吠。老师皱皱眉，又撵。可撵得团团转，仍撵不断那狠吠。老师都气出汗来了。我说：老师，让它进来上课吧。老师叹口气，没说什么，我招招手，狗进了教室，朝人们笑笑，便在讲台边坐下——硬挑了个上好的位置。

那狗一直陪我上了四年课，直到它带着大半肚皮小学文化被一枚炸弹炸死。

老鸨似的 G 给我拉上了个女朋友。

G把披头散发的袅儿弄来时，正是黄昏。那个黄昏可以说黄得很，黄得人尿痛。

G说：哥们，日子好荒芜哟！

G说：带朵花给你香香生活。

G说完，匆匆离去，那门吱嘎一声，紧关了一屋危险。

我叫袅儿，那妞说。

我叫什么名字？我很想慌乱慌乱，便连忙俯下身去满字典查找自己的名字。

读到四年级时，我已经比较聪明了，狗也聪明，坐在讲台前，二目有神盯着老师，好好学习。

三天不打两个屁的爹看见狗每天跟了我成双去上课，也乐。当然该乐，只缴一份学费，我爹，却为社会培养着一个儿子一条狗呢。妈的嘴巴要闲杂得多，常冲了我们道，人狗一路，像什么话！

但我的确也不知该像什么话。

常常，老师提问，狗就要拿一双眼睛瞟我。我知道它的意思是要瞟给我一点机警与勇气。记得开始时，老师说：请举手回答。满教室竟举起十余双黑手来，张王李赵的，老师正要选择，不提防狗龇了尖牙，耸起腰身，绕着一双双举着的手紧走起来。走来走去，那些手被走落下去，只剩下了我的。我于是拖腔拖调地回答起来。从此，凡老师提问，那答案都必定要从我唇齿间抢出，即使那答案有时也离谱得出奇。

狗不能回答而已，否则，它会得全对的，这我知道。

不信？——每当我答错题时，狗总对我爱理不理。

袅儿的确是个很好听的名字。

一般说来，二十八岁的人谈起恋爱来还是颇有些城府可言的。我正想城府一下，不料袅儿撩撩头发，全面地露出那张脸儿，就把

我弄懵了。那脸绝对是张好脸，嫩嫩的亮亮的，使人一下子不敢随便形容。后来我曾开玩笑说袅儿是国优产品，并胡诌些她“爹妈准是百分之百的国家一级企业”之类的屁话。其时袅儿已习惯了我的油滑，所以只吹了我一口暖气，然后又在我那些不该掐的地方简单掐了掐。

但那个黄昏我的确是由衷地懵了。袅儿终于笑出声说：怎么了？吓住你了么？

吓住了。

美丽这玩意原来他妈的也可以吓人！我很有些愤愤，继而又充满了感激：老鸨似的 G 毕竟是 G 呀。

那个黄昏我们说了许多精彩绝伦的废话。

客观地说，袅儿绝不是一般的妞。袅儿是诗意的妞。她说：喂，别总拿眼睛剥人家的衣服！

我收回眼睛时，天已经擦黑了。

破旧的城市里走着些很新的雾……

我的乡下生活总是充满了斑驳混杂的狗影。

龙大爷是个“打山匠”，弄网，也弄炸弹。龙大爷的确是个角色。黄毛满脸，两只眼胆儿，很贼。龙大爷喜吃狗肉，说那东西大补呢——补天补地补血补气，要紧的，龙大爷说是补上床后的那几两气力。龙大爷说话时，大娘就在灶边黑了脸窃笑，一笑一脸皱儿。

龙大爷也喂狗，喂胖一个杀吃一个。所以檐后的山林里常乱扔着几堆狗骨。每每看着这些骨头，婆就要呻唤两声，说：好你个龙大爷，死了也不会安身呢。

龙大爷有个独子，叫狗儿，与我同岁，长得也狗。龙大爷很喜欢吼吼狗儿，炫耀似的。狗儿呢，也不笑，也不哭，只盯着他爹贼亮的脑门子，发木。

有一天,龙大爷喂的狗从外边兴冲冲回来,嘴里叼了件物什儿。狗儿见了,大惊。原来是叼着了炸弹,龙大爷弄的:一节竹筒里,装了上好的炸药与玻璃屑铁沙子之类,外罩一层猪肠子。这哄狗的玩意儿,一咬一个响。狗儿抢步上前,欲夺那物什,狗偏不让,蹿上跳下的。后来,也不知怎的,炸弹响了,那狗毁了半边嘴筒子死去,狗儿呢,血淋淋的,被崩飞了半只手掌,瘫在地上。

满以为龙大爷从此不会再弄炸弹了,可追狐赶兔的龙大爷,却依然如故仍旧在弄着。偶尔,看着狗儿的半只残手,龙大爷也抽抽鼻子,默上一回。而就在这样的沉默里,那炸弹们却仍一如既往地响着。

狗儿被崩落的半只手掌被埋在屋侧的花楸树下。

花楸很高,树干上皱着许多疙瘩。

对于双脚来说,这座城市的确是显得太大了点。

记得刚来时,正是冬天。枯枯的天光显得很涩。我绕过一段废弃的老墙,撞进城来,便很是吃惊了。到处都是乱糟糟的街巷。人们在高高晾着的女人衣裤下匆匆行走。偶尔,谁家的窗台上坐几盆花草,灰溜溜的,也没什么活气。翁姬的唠叨显得很乡土而杂碎……我问问路,知道要去的单位不远,就安心地穿街走巷起来,鱼虾一般,去寻找那一份属于我的鱼虾一般的生活。

我就是在这样的寻找里遇上 G 的。

我与 G 是同学。高中毕业后, G 先上了大学。等我大学毕业分配时, G 已在我将去的城市混了两年官饭吃了。我写了封信给 G, 大致就说了我将去某处上班这个意思。不想 G 很兴奋, 已跑到我的单位去恭候多日了, 所以一见我就说, 怎么才来? 一脸吃多了狗肉的样子。

如果说我对这座城市还算有点了解的话, G 当然是很有些功劳的。或者, 干脆这样说吧, 正是 G, 用他那浮浅与深刻杂陈的繁

言琐语，为我，修筑起了这么一座雅俗交融的城市：尘沙般撒满四处的各种机构。政府牌匾上的错别字。倾颓的居民旧宅。为一个无名者建立的纪念碑。上个世纪遗留下的状元楼。酒吧。出卖廉价卫生纸的断腿女人。学院。古怪的街巷名称及雕花的老井。贞洁牌坊。娼妓的檐荫。肉市。部长大人的暗疾。证券交易所。每天让禽兽排队交媾的禽兽遗传科研中心。邮电大厦。名片承印处，沙龙……

等到我对这城市已较熟悉了时，G 便不常来了——他已经找不到更多的新鲜话可说。G 偶尔来来，简单坐坐，问几句近况，骂一下天气，然后匆匆离开。仿佛谁欠着谁什么似的。往细处一想，就不由人不作些感慨了：原来，这样的城市，这样的生活，要把几张面孔弄旧，或者把某份感情弄皱，竟然也是十二分的容易！而我呢，则已过惯了这类单调日子。一个人坐坐，或者一个人逛逛。再不济，不是也还有诸如科长之类的人可供拜访么？我的科长，见人一脸笑，且好当人的面捏自己老婆的大臀。老婆呢，也惊惊炸炸的。

我不到科长家已很久了。那天，是周末吧，闲着没事，想了想，我便径直朝科长家走去。

在我宿舍的窗外，有一棵槐树。

槐树很老。

虬枝抱握的地方，有一鸦巢，估计也很有些年头了。但每年都有新鸦栖居其间。从我被搁置在这城市以来，鸦民们已换过了好几拨。旧巢呢，修修补补间，似乎也结实整齐了不少。

我其实是比较喜欢鸦的。白天，它们到远远的地方去打发生活，黄昏归来，偶尔呱上两声，旋即敛翅不动了。我曾无数次在昏浊的夕光中观察过这些神异的子民，它们梳理毛羽的样子，总让我怦然心动。

而匆匆离去的 G 也许并不知道,那天,在袅儿与我的最初诗意里,竟蹲着,一只来自远方的乌鸦。

“细说起来,人应该感谢狗才是。”婆看着读书归来的我和狗,说。

婆于是大致就讲了下面这样一个故事——

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反正吧,是很久很久以前。人作恶太多,犯了天条,惹得天老祖公也动了怒。天老祖公要惩罚人,先放一把天火,把地上的五谷草木全烧了个精光,饿死烧死的人成堆堆;天老祖公再放一把蛊虫,那蛊虫是个精怪呢,见肉就钻,见血封喉,痛死骇死的人又成堆堆。天老祖公看看人已被惩罚得差不多了,就对人说,我本想把你们灭绝,但细想又于心不忍。这样吧,我要让两个没作过恶的人活下来,让他们把能带走的东西带走去过另外一种生活。天老祖公说话时,许多人又死去了。死到后来,天地间就只剩了一对童男童女。这时,起风了,落雨了,风吹了七七四十九天,雨落了七七四十九夜,到处都是洪水。童男童女没命地跑呀跑呀,最后跑到了最高的山尖上。天老祖公看见了。就降下一块神木,说,这是你们的船,坐上去,能带走什么就带走什么吧。要记住你们是新祖宗,不要再去作恶。天老祖公说完,神木果然就变成了一只船,但船太小,只容得下两个人身,什么也放不下。童男只带了一捧泥土,童女呢,也只带了一片树叶。

船顺着水漂了九九八十一天,有个东西浮了过来,童男说,你是谁呀?那东西说,我是狗。童女说,你来做啥呢?狗使劲挺着举出水面的尾巴,说,你们没看见么,我带着粮食呢。

童男童女仔细看看,那狗尾尖的毛上,果然沾着几粒黄灿灿的稻谷。

后来,童男扔出手里的泥土,水便平息了,大地又露了出来;童女把叶片插在地上,万物苏生,一片碧绿。童男童女结了婚,生儿

育女，他们用狗尾上的种子，种出了五谷。

故事讲完了，侧脸看，那狗，听得也挺专心的。我有些不信，婆就火了，说，猪兔三滩狗舁四海呢，这狗儿的水性，你该是晓得的。

的确，狗是颇能舁水的，但在此之前，我却压根儿没有想到狗们卓越的舁水技术还有着这么悠久的来历。

而就在婆的故事声中，龙大爷一家正在山那边呜嘘呐喊着，毛色很杂的狗被炸瘫于地，狗儿呢，则捧着半只伤手，人事不醒地躺在大娘怀里。

G 肯定已暗地把我通俗小说般给袅儿读过多遍了。就在我对袅儿还一无所知时，她却已能口口声声地说出许多与我有关的趣事傻事，说得嘻皮笑脸的。我不由得暗暗佩服老鸨似的 G——这家伙，还真把我掂斤量两的卖了个精光。

我忽然想，我根本就不愿自己只是本通俗小说。

袅儿似乎也在注意这一点。所以，只是片刻之后，袅儿便玩起了深沉，什么艺术的人生呀之类，她话音里透着荒芜。我陪着深刻得有些烦了，就说：艺术？艺术是个鸟，只想剥了你呢。

袅儿笑笑：是呀，干吗老是只说大话而没行动呢？

伟大的时刻就要来了，我于是浑身躁热地伸开了嗤嗤嘶叫的双手。

窗外传来一阵犬吠。

别胡来！袅儿打了我仓皇的手一下，说。

从我颤抖的手边望出去，两只野狗，正在老槐树下，档连档打着燎人的游戏。

而目光硬硬的袅儿，漫不经心里，已目睹了这一切。

我终于明白那伟大时刻尚未出现就已消失的缘由了——生命的多少深沉，竟完全暴露在了两个齜齜的狗影间，烙在了袅儿短暂而坚硬的一瞥里。

狗日的狗呀——

我，已不敢随便地通俗。

走到楼下，刚想转头离去，不想却碰上了 G。

G 明显有些慌张。才十数日不见面，瞧他，倒真是变了不少。整个看起来，G 的气色虽还算得上周正，但表情却欠自然，穿戴也透出点古怪。按说，我曾带 G 到科长家玩过几次，这地段他是不该如此慌乱的，所以我便想取笑他一回。还没开口，G 倒先说上了。G 说：“过几天我带个妞来给你，记住了。”随即匆匆而去。

看着 G 远去的背影，我不禁暗暗笑了笑。夕阳将坠，满天的云都抹了微黄，闲闲地漾。有人慌慌地回家。有人则从家里踱将出来，堆砌一脸酒足饭饱后的陶醉。当然还有其他的人：打太极拳的老翁，练气功的肥婆，柳腰少女缠在长发的牛仔肩上，等等。

我在楼下转了转，渐觉无聊，忽一想，何不上科长家坐坐呢！

科长老婆开门，见是我，便把半嘴歌儿吞回肚里，将我让进屋去。然后，泡茶，上烟，再然后，科长老婆也坐下来，望着我，默默的。我问：“科长呢？”科长老婆说：“出差啦，你不知道？”我顿觉尴尬，有了告辞的意思。科长老婆却从沙发边垮过来，将一大幅胸襟搁在我肩上道：你猜刚才谁来过？我摇摇头，科长老婆就说：是 G。我一下明白了 G 在楼下的那份慌乱。科长老婆说：G 真好玩，硬要喊我妈呢。我酸笑道：这有啥好玩，你辈儿老，G 想尊敬你呢。尊敬？科长老婆然后发出一串笑……

我没敢详问，我只是暗暗说：G，好你个 G 呀，怎么把我也涮进这汤锅里来了呢？

四年级的一天，老师要我们用“时光”和“漫长”两个词合在一起造句。

我在狗的瞩目下，抠了半天脑壳。先抠出两个母虱，最后，才

算抠出了这样一个句子：

狗日的时光呀，时光一样漫长。

交上去，老师给了我一把大叉。

狗不知道。

发作业时，那两条交叉的红线，让我激动得周身发麻。

袅儿起伏在夜色里——我独自对付着这一切。城市蔫蔫的，让人总也说不出那些无时不在的大概变化。风吹过来，风又吹过去。这期间，我见 G 的次数也愈发的少了。

日子很无聊。办公室的茶汁偶尔溅在衣襟上，结一些暗斑，然后又褪去。科长红眉红眼的，活得依旧出色。这就很是不容易了。

春天来的时候，我开始做一种很古老的梦：天空被拴在狗尾上，一晃一晃的。狗呢，磕磕碰碰在路上奔跑。那路也不能算作路，只是一线毕剥燃烧的焰火。我好像就被嵌在那三角形的天空里，嵌得骨肉生痛。但我被嵌着。狗边跑边沿途啃着一朵一朵上好的花；玫瑰、梅、菊花、紫云英……等等等等。狗眼里血丝遍布。一些绚丽的石头，在狗爪下坍塌下去……

这个梦我做了整整一个春天。每天上班时，我都被夜晚的诡异折腾得两眼僵直，所以常寡了脸，对着办公室里不明不白的烟雾发怵。某日，科长好像突然窥见了我的暗处，就说：到我家坐坐吧。于是就去坐坐。

当然，科长家也有了些变化。这从科长老婆的腰围上看得出来。科长呢？对着老婆丝丝嘘口气，便把我按坐在那些熟悉的沙发上。

“这日子，难呐。”科长感慨了。“难啥？难，嫂夫人的肚皮怎能鼓得圆圆满满呢？”我顺便开了句玩笑。

科长却陡地默了，默得有些不合时宜。仔细一想，也不对，科长不是已有一犬子了么？这肚皮问题——？

女人窝在里屋，弄出一点窸窣。

断断续续里，科长拉开了黄连般的家常：女人怀上了，然后又抱怨自己到底是哪一夜为什么硬是丧失党性违反了党的计划生育政策。

这也不算个问题呀，我说，去医院做掉算了。可科长说：老婆不同意，硬要生。已吵过多少回了，现在，差不几天就该生了。

我知道女人对此的确是可以固执一番的，所以就说了大堆安慰的话。说着说着，科长就出去买菜，要我留下来，陪他喝两口混上几秒昏昏浊浊的舒服。

科长刚出门，女人便蹿了过来。我说：甯，看不出，硬要对着政策干呢！女人猛一下将手里的东西照准我狠砸过来，酸了脸，说：你……我还不是为了你那朋友。

为 G？

砸过来的东西撞在我肩胛上，落下去，摊开。原来是块布贴：艳艳的、一朵藕花翻着。布沿上乱缀了几痕水纹。两只缩头缩脑的鸟，藏在阔叶里，噪。

对了，我猛然想起，那条梦中的狗，在路上也啃噬过这种叫做藕的玩意儿……

鸦站在槐丫上。

这是孤立无援的鸦。

偌大的黄昏悬于头顶，仿佛某种随时都可以垮塌的压力与警告。而鸦无动于衷。鸦真的能无动于衷呢。瞧，那颗黑亮的头频频转动，锐利的目光，直逼苍茫。

我凭窗肃立。

零乱的城市很坦然地零乱着。有人在街巷中行走，交谈，有人憎恶。许多页张王李赵的窗户，闪亮在尘埃中，有人，俯身修改起白纸上那些潦潦草草的往昔……

我肃立窗前，目睹着鸦和鸦周遭的这一切。我想，我是可以感动的——许多日子匆匆逝了，厌倦，歉疚，爱，憎恶，浩叹……对我，都是一份雾沉沉的笼罩。难道我又不曾抱怨过么？可鸦却独自撑着。在它的沉默里，有我们难以忍受的所有艰难，有我们拒绝过千遍的种种奇迹。

而鸦站在槐丫上。

我瞩目的市街，长烟袅动。

一柱黄昏，被星光拂去。

再一次看见 G 时，G 已被耀眼地印在街头一张张翻黄的通缉令上了。

G 在那张纸上的模样显得有些稚气。那一定是 G 很久以前的照片吧。也许，那时的 G 还没有学会对一个个肥瘦不一的女人喊妈。G 坐在他自己的单位里，想着明天和眼前的城市。他的血里翻卷着一大堆明天。

我倚在黄昏的某根电线杆上细读着与 G 有关的一切：一个女人死了，而 G 那把曾被我形容为“没落者的最后政权”的刀子，正插在女人冰冷地闪烁着的阴部……

和我一起拜读 G 的“伟大事业”的，当然还有一些另外的人。一个花枝招展的少女小心地读着。她用茶色的玻璃遮掩着自己的凝望。我不由得暗暗笑了。

一座城市或一个人的毁灭，难道只能以这样一种快捷的方式么？

黄昏压在众多的头颅上，G 在苍黄的纸上，静着——我不知道，此时此刻，他正蜷缩何处。他还能忆起那柄刀子上锋利过且依旧锋利着的一切么？而 G 走过的四季，其他的人也正在走着……

就像我正在走着。

在空旷之夜,我突然想起了十年后我注定要写出的一首诗中的一部分句子——

去年的花朵是尖锐的。我
向谁说起过风雨的暗处?
荆棘上火焰像一幅漫画谁
忘却了微笑的最后勇气? ……

龙大爷正越过众多的田埂匆匆跑来。他在喊着什么? 婆用手遮了阳光,看着飞叉叉的龙大爷说:被蜂子追的。

但龙大爷说出了狗的事。

我家的狗,终于,死了……这乡村里最为博学的畜生,这装着大半肚皮小学文化却无法施展的野种,这时常在我们教室内外踱步的长者,这晃水的祖宗,这穿梭不息的一部分黑暗或者阳光——死了。

龙大爷的炸弹还在响着。

婆把最恶毒的诅咒堆在龙大爷四周。而我无话可说,正与我一起刻苦攻读四年级课程的狗已经死了,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龙大爷弯在田埂上,缩着晶亮的头,一任婆的诅咒和我的沉默,在无奈的天光里,散去……

袅儿将一瓶古怪的香水留在了我临窗的书桌上。

现在是秋天。门外有哭泣的雨。一只灰暗的六角形甲虫在肮脏的窗帘上爬着。这是一只丑陋得异常美丽的甲虫,有两条纤长的触须,六只脚。它六角形的甲壳上布满了暗纹。在后背部分,甚至隐约让人看到两组对称的齿痕,各四个,把细圆的尾根逼到尽头。

我向它喷出一口烟雾。

甲虫的触须扬了扬,它倒退了一步。

……当着婆和我的面，龙大爷把我家的死狗埋在了河边的坡地上。

龙大爷的喉节动了动。

第二天，放学回来，我到河边转了转。闲着没事，我开始刨那浮土，狗渐渐露出来，却赤裸着——那块狗身上的皮已早不知去向了。

我吃惊得像吞下了半块月亮。

这裸体的狗，斜着，宛若一把苍白的火焰。

我发觉我已经比较苍老了。

科长老婆已在偷偷生下第二个儿子之后不久匆匆死去。狗日的科长——两个儿子的父亲——为什么总要说他家老二已开始不像他了呢？

科长的老婆死在另一个遥远的城市。那里，秋天比这里更冷、更长。科长老婆死了。我身子骨中的一节黑夜死了。但 G 的儿子却活着。在那座遥远城市的某个角落里，在科长一个远房的表亲家中，一块混沌之初的肉，活着。

科长啊科长——

槐叶打在十月的脸孔上。

从乡野到城市，你已辨不清狗影中翻翻涌涌的天色。袅儿倚于窗畔，看着逐渐苍茫的天空。突然袅儿说，你看看，那槐丫上的，是不是还是过去那只乌鸦？

就在我抬起沉重的头颅时，一串呼叫的泪水从袅儿眼中淌下，呵，袅儿，你到底看到了什么？你到底还想看到什么啊！

而我只能枯坐着，面对一张张白纸，虚构我或者与我们有关的一切——